

时光的色彩

□ 马亚伟

一组图片展现了山的四季色彩变化，那是一座北方的山，山上草木繁多，每个季节都为人们演绎着色彩之美。初春，山是嫩绿的，那种绿似乎还泛着青涩的鹅黄，仿佛身穿青葱衣裙的少女，楚楚动人；盛夏，山依旧是绿色，只是那种绿变成了苍绿，远远望去，一座山浓缩成一枚经年的翡翠；秋天，山的底色变成了黄色，其间又点缀着红、绿、紫等多种颜色，色彩极为绚丽；冬天，山间草木落尽繁华，整座山露出本色，给人枯寂寥落之感。

我惊叹于大自然这位善于调弄色彩的画师技艺竟如此高超，几乎每一笔都是神来之笔。我想，大自然之所以能够如此娴熟地用色彩指点江山，是借助了时光的力量。这些色彩的变化，难道不是时光的推进和演变吗？这样说来，时光是有色彩的。

我们总以为，时光是个苍白的字眼，无法触及和感知，无法观赏和聆听。其实，时

光真的是有绮丽斑斓的色彩的。如同那座山，清晰地记录了四季时光的色彩，连时光的每个细微的变化都呈现了出来。

春季萌发，夏季繁盛，秋季收获，冬季衰败，每一季都有鲜明的色彩。季节的转换，如同时光之书在翻页，拐过转角，便是另一番天地，另一种色彩。

一年的时光，有不同的色彩。一天的时光，也富有色彩变化之美。午后，阳光照进玻璃窗，我坐在窗前喝茶看书。抬眼间，恍惚感觉光线迷离。周围静悄悄的，心静得能感知到它均匀的跳动声。错落的日子中，偷得这浮生半日闲，真的应该知足和感恩。这样的时光，应该是橘黄色的，明亮，温馨，安静，熨帖。每天的每个时刻，时光的色彩都不同吧。早晨是绿色的，上午是蓝色的，中午是粉色的，下午是橘黄的，傍晚是青色的，晚上是黑色的。

每段时光的色彩，对于每个人来说也

是不同的。有人的早晨是梦境与现实交错的灰黄色，有无奈之感，晚上对他们来说却如同蓝色的深沉海洋，可以自由游弋，捕捞属于自己的充实和幸福。同一段时光，也会因为我们的心情而发生色彩的变化。所谓“一切物语皆情语”，时光的色彩，会因人的情绪而变化：得意时，时光如热烈的红色，张扬着奔放的豪情；失意时，时光如沉郁的黑色，积蓄了散不开的阴云。不过，我们都有调整心情的能力，能够让明丽的颜色成为生活的主色调。

一天之中，一年之中，每段时光都有不同的色彩。那么一生呢？谁的人生不是色彩斑斓的？少年是青色的，青年是红色的，中年是橙色的，老年是蓝色的，人生的每段时光都有鲜明的色彩。能够把握每段时光的底色，并做七彩点缀，人生就是一幅精彩的图画。美好的时光，是我们手中的锦缎，倏忽间就可能滑落。“流光容易把人抛，红

了樱桃，绿了芭蕉。”时光匆匆，锦瑟芳华在色彩的转换之间绝尘而去，空留嗟叹。珍惜似锦年华，留住时光的色彩。

时光有色，人生多彩。“知否，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。”那些绿肥红瘦的时光，留下了太多的记忆。不知你发现过没有，每一样旧物上都有时光的色彩。旧照片、旧书、旧器具，很多当初光鲜的色彩被时光磨去，但同时又时光赋予了温和、厚重、质朴的色彩。时光呈现出昏黄的色彩，就能够看出陈年往事和古老故事的踪迹。“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。”“桃李春风一杯酒，江湖夜雨十年灯。”……每一段往事和故事中，都有时光色彩的痕迹。

一种色彩，是单调的和苍白的。七彩斑斓的时光，五光十色的片段，是我们生命的组成部分。正因为如此，人生才是如此多姿多彩，精彩纷呈。

——摘自《怒江日报》



点 滴

自然无往而不美

□ 宗白华

我们知道，在我们一生生命的迷途中，往往会忽然遇着一刹那的电光，破开云雾，照瞩前途黑暗的道路。一照之后，我们才被确定了方向，直往前趋，不复迟疑。纵使本来已经是走着了这条道路，但是今后才确有把握，更增了一番信仰。

这个世界不是已经美满的世界，乃向着美满方面战斗进化的世界。

你试着看那棵绿叶的小树。它从黑暗冷湿的土地里向着日光，向着空气，作无止境的战斗。终究枝叶扶疏，摇曳于春天白云中，表现着不可言说的美。一切有机生命皆凭借物质扶摇而入于精神的美。大自然中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活力，推动无生界以入有机界，从有机界以至于最高的生命、理性、情感、感觉。这个活力是一切生命的源泉，也是一切“美”的源泉。

只要走出诸君的书室，仰看那檐头金黄色的秋叶在光波中颤动；或是来到池边柳树下俯看那白云青天在水波中荡漾，包管你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。这种感觉就叫作“美”。

罗丹说：“艺术家只要写出他所看见的就是了，不必多求。”

自然无往而不美。

——摘自《意林》



一千粒大米

□ 吕游

一个学生辛辛苦苦学了好多年，总觉得自己学到了一些本领，渐渐产生了自满情绪，走起路来也有点轻飘飘的了，不愿再继续苦学下去了。偶然间，他的老师发现了学生的这个苗头。一天，老师拿来一只平常吃饭用的大碗，对学生说：“你知道这只碗里能放下多少东西吗？”

学生看了老师一眼：“我明白你想告诉我什么了。不就是先往碗里放一些小石子，问满了吗？接着再放一些沙子，问满了吗？然后再放一些石灰什么的，又问满了吗？最后再放进去水，再问满了吗？”

老师摇了摇头。这时，老师并没有往碗里放石子、沙子、石灰，而是当着学生的面往碗里倒满了水，然后再让他往碗里添水。学生试了几次，刚添进去一点儿水，水就溢出来了，再添水还是这样，的确是加不进一滴水了。之后，老师问学生：“你看，现在这只碗里还能再放进去东西吗？”

学生看了看，笑了：“这怎么可能再放进去东西，再放，水肯定就会流出来了。”

老师问：“那么说这只碗满了？”

“满……满了。”

“当真满了？”

“当……当真满了！”学生心想，若是换成别的什么那可能还说不大准，可这是满满的一碗水，这还能有什么丝毫的怀疑吗？他认真看了又看，最后还是肯定地点了点头。

老师什么话也没有再说。

一会儿，老师捧来一把普通的大米，开始轻轻地、一粒一粒地把大米往这只盛满水的碗里放。一粒、两粒、三粒，十粒、几十粒大米放进去了，水面上几乎没有什

么反应；一百多粒大米放进去了，水面上还是看不出有什么变化；几百粒大米放进去了，碗里的水并没有流出来一滴。最后，老师一直往这只盛满水的碗里放进去了一千粒大米，水还是一滴也没有溢出来……

学生的两只眼睛都瞪大了，这不是在做梦吧？他万万没有想到，在这只已经盛满水的碗里，竟然还能再容纳下一千粒大米，简直太让人不可思议了。这一千粒大米，仿佛一张张小小的、白白的脸蛋，在碗底偷偷地笑了，也不知道它们在笑什么。

这个学生好像忽然悟到了什么。从此，他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，再也不敢在任何人面前提半个“满”字了……

其实，上面这个故事还是有科学道理的。奥秘在于，平时我们吃饭用的碗的碗口通常都会沾有油污，水对它会产生不浸润现象。此外，水还有比较大的表面张力，放进去米后，被米所排出的水就会在碗口形成一个隆起的凸面。也就是说，在盛“满”水的碗里，还可以再容纳下多粒大米。假如碗里盛的是泉水，可容纳下的大米还要多。这是因为泉水里面含有很多矿物质，使泉水的表面张力比普通水大了许多。

相信那位老师肯定也知道这些……

其实，满与不满是相对的。平时，一股稍大一点儿的水刚刚流进那些小池塘、小沟沟，池塘与小沟沟便直喊自己满了、满了，要溢出、要漫堤、要决口。可千万条大江大河日夜不停地流向大海，一流就是千万年，大海什么时候说过自己满了？

你愿做大海，还是愿做一个小小的、浅浅的池塘？

——摘自《青年文摘》

生活

淡然之心

□ 石潇涵

人的烦恼皆由心生，但很多烦恼其实是庸人自扰。正如南怀瑾先生所说：“人生的烦恼境界，实是无故寻愁觅恨。”

确实，我们处于一个纷乱的世界，随时会遇到烦恼的事。但是，有的人遇到芝麻大的小事就会惊慌失措，有的人却能在滔天巨浪里保持镇定，这种态度的差异，往往决定着人生的不同。烦恼就像是一种因为不良生活习惯而导致的疾病，而淡定从容的生活态度，则是免于患上这种疾病的好方法。遗憾的是，这种良好的生活态度并不是每个人都有，别说是常人，即使是智者有时也难以做到超脱于事外。

一日，白云守端禅师询问方会禅师如何才能入禅，方会没有回答，而是问道：“以你看，此刻天上的云是什么颜色的？”白云守端禅师回答道：“白色的。”方会禅师听后大笑几声，径直离开了，白云守端禅师心想：“难道我说错了吗？到底错在哪里呢？”几天下来，白云守端禅师饭也无心吃，晚上也经常梦到方会禅师的笑，他痛苦极了，后来实在忍受不住，就跑到方会禅师面前问：“我说天上的云是白色的的是不是说错了，你那几声笑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”方会禅师这才意味深长地说：“我就这么笑几声你都放不下，你如何还能参禅呢？”

白云守端禅师这才如梦方醒。

确实，人生若能从容淡定，即使身陷事中也能超脱于事外，体验到生命的另一番境界。有句话叫作“掬水月在手”，以凡人的力量，天上的月亮太高，难以企及，但如果能够不执迷于触碰到月亮，而是转化为心境，掬一捧水，月亮就会在你的掌心，这样也是心意如愿。以淡然之心面对问题的人，必定深谙从容的生活智慧。在现代的都市生活中，从容淡定更是一种珍贵的大境界，庸人都在杞人忧天，慌不择路，只有智者镇定从容。

生活总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，关键在于你怎样看待，有繁杂的人生才是最真实的，根本没有必要烦恼。淡定从容、妄念不生地对待纷扰的人生才是舒坦的。

——摘自《思维与智慧》